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三十四回 李仵作三驗含冤鬼

且說眾青衣用力將棺材蓋撬開，扔在塵埃，大家舉目觀瞧：雖然是一月初頭，已經十數天咧，再者一到冬令，陽氣是往上升的，雖無朽爛，卻也發變咧。那一宗惡味難聞，嗆得眾青衣乾嘔噁心，實在難受。劉大人也覺難聞，連忙向內廝要過鼻煙壺去，倒了些鼻煙聞了聞。原來劉爺這個煙壺是個水晶的，煙卻是黑煙，並不是他老人家花錢買的，這是在工部做官的時節，人家送的。及至乾隆老佛爺將劉公從工部中御筆親點江寧此處的知府，劉爺這才交工部的事務，星夜前來上任。明公想理：這也有多少日期，所以煙也乾咧，味也走咧。再者呢，素日聞他老人家也不喜愛這宗東西，今日被死人這般臭氣一熏，無奈何才強聞了一點，倒抽噎氣地鬧了七八個嚏吩，又向內廝要了幾個縮砂含在口內，這才略薄兒的好了一點。

大人又吩咐眾人：「將棺材中死人輕輕地搭出，放在蘆席上面，不可輕易莽撞。」「是。」眾青衣答應，只得動手。六七個人抬的抬，托的托，好容易這才將死屍搭出棺材以外，放在蘆席上面。眾青衣退閃一旁，說：「夠了我的咧，從來沒有聞過這宗高口味咧，把我的五臟也都熏壞咧！」

不言眾人私語，且說劉大人吩咐：「仵作，去死屍身上細細地驗來，不許粗心。」仵作答應。則見吳仁叔嫂瞧見死屍，他二人故意哭將起來。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暫且不許啼哭！」青衣接聲斷喝，說：「別哭！大人不叫哭！」二人聞聽，這才將哭聲止住，心中甚是害怕，渾身亂戰。

且說仵作，他既當這分差使嗎，難說惡味難聞，則見他將袖子卷了一卷，又把衣襟掖起，貓腰伸手，從襪筒之中把一根象牙筷子拔將出來，走至死屍旁邊站立，眼望地方，開言就講話。

只聽仵作開言叫：「王哥留神要你聽：快些過來幫助我，咱二人，好脫衣襟驗分明。」地方聞聽心暗恨：李五猴兒了不成！那麼些人他不用，單單叫我理不通。這宗味道實難受，只怕今朝熏死人。有心要說不過去，又怕劉公爺動嗔；若是府尊臉一變，毛竹板兒要打臀。地方無奈走過去，咬牙閉氣把手伸。幫着仵作解鈕釦，又見那，死人身上好衣襟。地方心中胡亂想：這才巧當兒不同尋。大人驗完走之後，我就拿起這衣襟。拿到當舖我去當，至少也當八吊銅。眼下棉襖有了准，省得我，又借打錢去求人。

心想是苦差使，原來是財神叫門把我尋。不言地方胡打算，且說仵作應役人。一見那，死人衣服全脫去，貓腰慌忙把手伸。連忙拿起一個碗嚙上水，死人身上用口噴。然後又澆十數碗，這才上下細留神，手拿筷子接著驗，從頭至尾與前身。兩膀兩手全看到，鼻眼口牙驗得真。頸項太陽都驗過，往下看，胸膛出口少傷痕。小肚之上看又看，就是那，便卵子也留神。復又低頭向下瞅，觀瞧死屍那糞門。驗罷將屍翻個過，留神又看他後身。就是那，腦後海底與脊背，腰眼看到腳後跟。仵作驗罷時多會，忙轉身，大人跟前跪在塵。

仵作李五將死屍驗了驗，瞧了瞧，總而一言，再沒那麼驗得底細的咧！通身上下，一毫傷也是無有，真是病死的！驗罷，將筷子插入靴筒之內，放下衣襟，來至劉大人座前打了個千，說：「小的回大人：死屍過身驗到，並無傷痕一毫，真是病死的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這必是你驗得不到，再去驗來！如若是粗心，本府要你的狗腿使用。快去！」「是。」仵作答應，慌忙站起，又去相驗，不提。

月說劉大人心中雖然這麼說，心中也覺害怕：真正若無傷，怎麼好？墳主吳仁就依咧？還有高大人總督這個硬對，那等著他呢！劉爺如何不著急？

再說原告吳旺，聞聽仵作回大人的話，說死人屍身俱各驗到咧，並無有傷痕，嚇得屎也拉在褲子裡咧！吳仁與他嫂子趙氏他們倆，聽見了這個話，再沒這麼樣樂咧！吳仁立刻威風長起，眼望劉爺講話。

只聽吳仁微含笑：「大人留神仔細聽：天子以至庶民等，理字當先到處行。府台現是民公祖，算是封疆制度卿。」

吳旺的，一面之詞全然信，也不想理細究情。雖然官斷十條路，不按理來萬不能！硬將舉人詳文退，無故歪撞動刑。刨開墳頭刷屍驗，將屍暴露罪不輕。大人的，倚仗官威欺良善，凌辱斯文落朽名！死屍驗完無傷處，眾目同觀是真情。請問府尊怎麼樣？單等台前領罪名。」吳仁言詞還未盡，趙氏開言把話雲，用手指定劉太守：「貪官行事不公平！硬把棺材刨出看，拿我真金當作銅。將我傳到衙門去，拋頭露面好羞人！我本是，宦門之體官家女，奴父山東作過縣尊。也不知，貪官受了何人賄，硬說寡婦害夫君！」趙氏她越說越得意，她的那，杏眼之中把淚嚙。故裝節烈冰霜女，混充她是正經人。她又說：「奴今也不活著了，一同夫主上鬼門！」說著就向坑中跳，公差慌忙拉住身。忠良一見心焦躁，急壞諸城縣裡的人。

你說舉人的嫂子趙氏，叫劉爺把他活埋在這個坑裡罷，說著她就往裡跳，這樣做出來刁惡，劉爺這一會理虧情虛，如何答對？大人正在為難之際，忽見墳外走進一人來，則見他頭上戴著一頂老樣高沿子秋帽，上面安著個銅頂兒，身穿天藍綢棉袍，外套青綢子棉褂，腳上穿一雙青緞子方腦皂靴，年貌有五旬以外，紅眼邊，羊鼻子，一臉的黑麻子，相配著老大嘴，無鬚鬚，兩耳扇風，大搖大擺，走進墳塋，來至大人公案以前站住，多加陳醋打了一躬，說：「老公祖在上，門生有禮。」劉爺一見，就知是個窮酸，座上開言，說：「你有何事，擅自到此？」

列公：你當此人誰？他就是江寧府學的秀才，家中甚是窮苦，倚仗著肚中有幾句酸文，走跳衙門包攬詞訟。他姓朱，名亮，有受過他的害的人給他送了個外號，叫「壞肉」。這朱亮素日與吳仁他倆最好；再者呢，他與吳仁的嫂子又是親戚，論著他算是趙氏的兩姨表姪。有人說：「你這個書不對，方才你說朱亮有五十多歲，吳仁的嫂子趙氏才二十四歲，怎麼他倒是趙氏的表姪呢？這書漏空呀！」列位有所不知，眼下的世路年成，與古時不同。方才在下已經表過，秀才朱亮家中甚窮，他走的是吳舉人的門子，打他的旗號，借他的臉，再者呢，時常還借貸點，算是吳仁的個走狗。這朱亮要與吳仁爭論，他們算是同輩，皆因朱亮窮損咧，趕著有錢的親戚走動嗎，只得認了一個晚輩，表兄改作表姪，無錢的苦處言明。

壞肉朱亮聞聽大人之言，說：「公祖容稟。」

只聽那狂生開言叫：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生員姓朱名朱亮，我與吳仁是至親。俗言道，『人平不語』真不錯，『水平不流』是常情。請問大人一件事：死鬼的，身上可曾有傷痕？無故生非來胡鬧，朱亮打個抱不平。大人也有墳塋地，人要刨開容不容？聖人云：以己之心將人度，瞧來未必不相同。還有《論語》一句話：其身不正令難行。

再者江寧吳宅內，祖上至今有前程。無故開棺死屍現，大人行事理不通！太守還要去拜相，這件事，豈不無故損陰功？不是門生愛多嘴，皆因路見甚不平。」壞肉說罷微笑，一旁站，野雞戴帽子——混充鷹。劉公聞聽前後話，氣壞諸城縣內人，大叫：「狂生休胡講，本府之事你焉明？」

你不過，詩云子曰能為處，究情問理你不通。白頭秀才如朽木，那知我，腹讀五車萬卷經。眼下叫你見分曉，馬到臨崖悔不能！」大叫：「狂生你且退，不看那，至聖先師定不容！」扭頭吩咐眾手下：「將他抬出這墳塋！」公差答應往上跑，揎拳捋袖不消停。趕上去，掐住脖子往外擡，急得壞肉臉緋紅。口中連說「好好好，凌辱斯文理不通。

看看歸齊怎麼樣，無緣故，咱們再把帳來清！」不言掐出壞肉去，再把忠良明一明。

且說劉公見把狂生朱亮掐出墳外，氣還未消之際，又聽吳仁的嫂子趙氏直聲大哭大喊，說：「貪官，你要了奴家的命罷，奴家可活不得了！雖然我與死鬼是後續之妻，到底是夫妻一場，怎忍叫他死屍暴露？」一邊哭喊，還帶著滿地下打滾。你說這個山狼禽的，鬧了一個凶！大人一見，也竟是為難。劉爺正在為難之際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仵作只得又到死屍跟前，復又細細驗了一遍。總而言之，並無傷痕，依舊來到大人的公案以前跪倒，說：「回大人，小的

去又仔細驗了一遍，實在驗不出傷來。小的若有粗心，情願領死。」劉爺聞聽件作之言，暗說：「不好。」連忙站起身形，說：「待本府親驗。」說罷，邁步離了公位。件作一見，慌忙站起，先至死屍的跟前站住，又用筷子，指與大人瞧，說：「這是某處某處，那是致命」前後身全然指到咧。真是要一點傷也無有。霎時，把一位劉爺顏色更改，大人有有羅鍋子也直了一半。

忠良爺一見說「不好，此事應當了不成。吳二匪說是害死，為何驗看少傷痕？莫非吳二是醉話，不然如何無影形？」大人越想越後怕，登時急汗似蒸籠。正是劉公心急躁，忽見那，掐出去朱亮向裡行。他在外面聽詳細，所以復返又進墳，要與劉爺說偏理，倚仗著頭上有衣巾，出出被掐這口氣，找個臉，好包訟詞走衙門。朱亮眼望劉太守，冷笑開言叫：「大人，死屍到底怎麼樣？有傷無傷要講明。

這樣本事來混鬧，竟把斯文瞧看輕！」壞肉越說越得意，這不就，怒惱諸城縣內人。用手指定朱秀士，大叫「狂生少胡雲！這樣言詞對我講，輕視皇家制度臣。料定本府官事畢，管叫你，悔之晚矣罪臨身。」壞肉聞聽哈哈笑，大叫「尊駕請聽明：官府見這真不少，督撫以至到縣尊。雖然問事不一樣，那像貴府老大人？全然不辨真和假，硬自刨墳驗死人。」狂生說罷一扭項，他把那，「吳老先生」

尊一聲，「揪著只管去上省，我作見證到衙門。不怕督撫將他護，自古有理講倒人。」朱亮言詞還未盡，忽見那，趙氏逕奔劉府尊，跑到跟前一伸手，揪住諸城縣內人。舉人一見也上去，拉住忠良褂子襟。壞肉相幫也動手，這一回急壞諸城縣裡人。